《美学散步》序言

散步是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行动,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,没有系统,看中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,讨厌他,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"散步学派",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。

诗与画的两个例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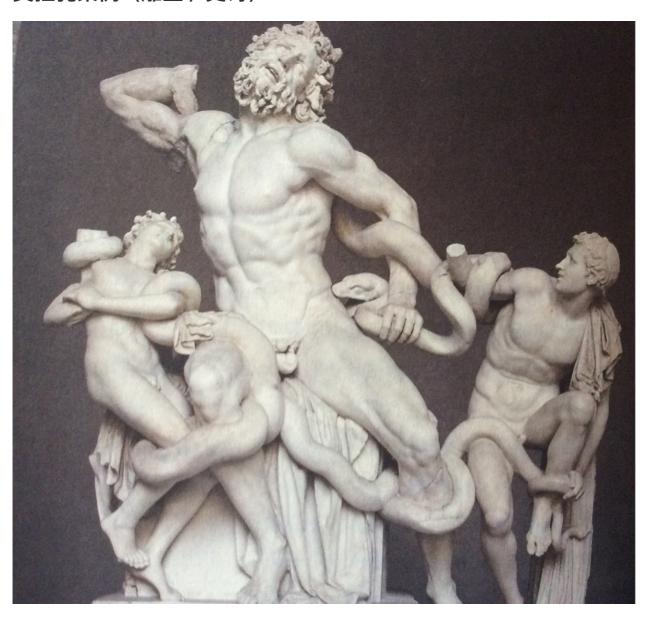
- 1.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
- 2. "巧笑倩兮, 美目盼兮"

时间和空间角度思考画和诗

● 画:空间里的造型艺术[一眼全面看到各个部分]

● 诗:时间里表现其境界与行动的文学[一句句去体会]

奥拉孔案例 (雕塑/史诗)



奥拉孔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人们所期待的那强烈苦痛的疯狂表情,有如下两种解释

1. 希腊人的智慧克制着内心感情的过分表现

温克尔曼认为:希腊杰作一般主要的特征是一种高贵的单纯和一种静穆的伟大,既在姿态上,也在表情里。就像海的深处永远停留在寂静里,不管它的表面多么狂涛汹涌,在希腊人的造像里那表情展示一个伟大的沉静的灵魂,尽管是处在一切激情里面。

2. 艺术材料的限制(物质的表现条件)

莱辛认为:并不是道德上的考虑使拉奥孔雕像不像史诗里那样痛极大吼,而是雕刻的物质表现条件在直接的观照里显得不美,因而雕刻家须将表现的内容改动一下,以配合造型艺术由于物质表现方式所规定的条件。

论诗里和造型艺术里身体的美

身体美是产生于一眼能够全面看到的各部分协调的结果。因此要求这些部分相互并列着,而这各部分相互并列着的事物正是绘画的对象。所以绘画能够,也只有它能够摹绘身体的美。

诗人只能将美的各个要素相继地指说出来,所以他完全避免对身体的美作为美来描绘。它感觉到 把这些要素相继地列数出来,不可能获得像它并列时那种效果,我们若想根据这相继地——指说 出来的要素而向它们立刻凝视,是不能给予我们一个统一的协调的图画的。

荷马从不陷落到美的周密的啰嗦的描述。凡是荷马不能按照各部分来描绘的,他就让我们在它的 影响里来认识。诗人啊,画出那"美"所激起的满意、倾倒、爱、喜悦,你就把美自身画出来了。

文学追赶艺术描绘身体美的另一条路,就是这样:它把"美"转化做魅惑力。魅惑力就是美在"流动"之中。我们一般能够较为容易地生动地回忆"动作",超过单纯的形式与色彩,所以魅惑力较之"美"在同等的比例中对我们的作用要更强烈些。

总结

诗和画各有它的具体的物质条件,局限着它的表现力和表现范围,不能相代,也不必相代。但各自又可以把对方尽量吸进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里来。诗和画的圆满结合,就是情和景的圆满结合,也就是所谓的"艺术意境"。